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六十九目錄

四上節愍太子書

豆盧欽望

請諒闇進膳表

張延師

延師高宗朝左衛大將軍

議不廢二氏狀

竊以老氏元奥發揮衆妙之門釋教凝寂瀟灑出塵之境自夫金容東度眞氣西遊抱道希風緜區浹域聖朝撫運兹道彌隆仁祠法宇麗充都邑寶幢金刹彩絢路衢凡此憑奉庶爲資益兼存其教竊謂可通謹議

狄仁傑

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舉明經授汴州判佐天授二年累遷至地官侍郎判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搆下獄免死貶彭澤令神功元年擢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銀青光祿大夫武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仁傑切諫請立廬陵王后感悟卒復唐嗣尋拜納言兼右肅政臺御史大夫聖歷三年卒贈文昌右相諡曰文惠中宗反正追贈司空睿宗朝追封梁國公

奏從越王舉兵詿誤免死表

臣欲聞奏似爲逆人論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意

奏成復毀意不能定此輩非其本心願矜其詿誤

請拔安東表

臣聞先王疆理天下皆是封域之內制井田出兵賦其有逆命者因而誅焉罪其君弔其人存其社稷不奪其財非欲土地之廣非貪玉帛之貨人有四支者所以扞頭目也君有四方者所以衛中國也然而蝮虵在手旣以斷節全身狠戾一隅亦宜棄之存國漢元帝罷珠厓之郡宣帝棄車師之田非惡多而好少也知難即止是爲愛人今以海中分爲兩運風波飄蕩没溺至多準兵計糧猶苦不足且

得其地不足以耕織得其人不足以賦稅臣請罷薛訥廢安東鎮三韓君長高氏爲其主誠願陛下存亡繼絕之義復其故地此之美名高於堯舜遠矣

請罷百姓西戍疎勒等四鎮疏

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乎江漢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

奴無歲不犯邊殺略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
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
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
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足以耕
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
之所行非二帝三王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爲限窮絕
域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下之心也昔始皇
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
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皇之宿

憤藉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能爲天所佑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益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念彼共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詞也上不是恤則

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巳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爲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剋平九姓冊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實綏邊之故事竊見阿

史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勞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況撫綏夷狄蓋防其越逸苟無侵侮之患則已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較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爲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棄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爲念但當勅邊兵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自至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

遠斥堠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蹶之慮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請曲赦河北諸州疏

臣聞朝廷議者以爲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逆順或因迫脅或有願從或受僞官或爲招慰或兼外賊或是土人跡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雄猛由來重氣一顧之勢至死不回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亾拆屋賣田

人不爲售內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取其髓腦曾無媿心修築城池繕造兵甲州縣役使十倍軍機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修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乃君子之媿辱小人之常行人猶水也壅之則爲泉疏之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借以唐朝爲喻殷監不遙河北河南時有恭陵之役主司逼迫切不准程瓦石亂投一時逃散豈不以力窮則怨不畏刑書之至愚皆如此類幸蒙唐朝見捨今爲大周淳人向無矜恕之恩安有自新之路昔

董卓之亂神器播遷及卓被誅部曲無赦事窮變起毒害生人京室邱墟化爲禾黍此由恩不普浹失在機先臣一讀此書未嘗不掩卷歎息今以負罪之人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暫起不足爲憂中土不安以此爲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理事廣澤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恢宏不拘常法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然人神通暢率土歡心諸軍凱旋得無侵擾

諫造大像疏

臣聞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爲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栰尚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繢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瓌材竭於輪奐工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苦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翦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

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所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
於制敕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磑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
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
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維實所
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
浪沸五嶺烟騰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
勤王之師比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
先空瘡痍未復時興工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
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爲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

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今思維乖採衆議咸以爲如來說法以慈悲爲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饑役在其中何以取給況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

諫殺誤斫昭陵柏者疏

犯顏直諫自古以爲難臣以爲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

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坏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爲何如主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矣

乞免民租疏

彭澤九縣百姓齊營水田臣方到縣已是秋月百姓嚻嚻羣然若歉詢其所自皆云春夏以來並無霖雨救死不蘇營佃失時今已不可改種見在黃老草萊度日旦暮之間全無米粒竊見彭澤地狹山峻無田百姓所營之田一户

不過十畝五畝準例常年縱得全熟納官之外半載無糧今總不收將何活路自春徂夏多莩亡者檢有籍歷大半除名里里鄉鄉班班户絕如此深弊官吏不敢自裁謹以奏聞伏候勅旨

檄告西楚霸王文

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劍沙邱作禍於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

墮圮萬姓屠原烏思靜於飛塵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元穹膺赤帝之貞符當四靈之欽運俯張地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所會不知歷數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亾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為殷監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峯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幃銷盡羽帳隨烟君宜速遷勿為人患檄到如律令

籲神文

幽司於神明隸於令盍相儆懼曰其何政之疵而戾法典

違天休將奚施而塞此咎惟神赫靈癉惡擊獸麗罪不然

令拜章引咎即解印綬去

王綝

綝字方慶雍州咸陽人以字顯起家越王府參軍武后臨

朝拜廣州都督轉洛州長史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

章事轉鳳閣侍郎神功元年封石泉縣子以老疾乞從閒

逸授麟臺監修國史聖歷二年授左庶子進封公長安二

年卒贈兗州都督謚曰貞中宗即位追贈吏部尚書

獻停用軍樂奏

臣謹按禮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晉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日是康帝忌月於時持疑不定下太常禮官荀訥議稱禮祇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無理據當時從訥所議軍樂是軍容與常不等臣謂振作於事無嫌

有喪不得朝會燕樂奏

准令式齊縗大功未葬並不得朝會仍終喪不得參燕樂比來朝官不依禮法身有哀慘陪廟朝賀手舞足蹈公違

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請申明程式更令禁止

請改東宮門殿名疏

謹按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爲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指斥所以不言西晉僕射山濤啟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籍故不稱名應有憑準朝官尚猶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啟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爲太子時改宏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皇太子時改崇賢館爲崇文館皆避名諱以尊禮典此則成例足爲規模伏請

改換

諫孟春講武疏

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御角校材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稱兵兵者甲冑干戈之總名兵金也金性剋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陰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摧傷物也太陰干時雨

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爲沍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伏望天恩不違時令至冬教習以順天道

明堂告朔議

謹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蓋所以順天氣統萬物動法於兩儀德被於四海者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姬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

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中曰太室雖曰五名而以明堂爲主漢代達學通儒咸以明堂太廟爲一漢左中郎將蔡邕立議亦以爲然取其宗祀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謂之太室取其向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太學取其圜水則謂之辟雍異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諸侯以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作災害不生矣故仲尼美

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今禮官議稱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議按春秋文公六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云閏附月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

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並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也禮官又稱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干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卽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首元日通天官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聽朔之禮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謹案玉藻云元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元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皆謂國門

也明堂皆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於路寢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謂今歲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及布政自是古禮孟春上辛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之禮耳而月取一政須於明堂其義昭然猶未行也即如禮官所言遂闕其事臣又按禮記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即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饗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立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

儒既異在臣不敢同鄭元云凡聽朔告其帝臣愚以爲告朔之日則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矩冬則叶光紀季月則含樞紐也並以始祖而配之焉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饗祭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識其禮羊亾其禮遂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也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遂闕漢武帝封禪始建明堂於太山既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漢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雍焉帝祫祭於

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户賜
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末喪亂尚傳其禮爰至後
漢祀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
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記載湮滅告朔之禮
於此而墜曁於晉末戎馬生郊禮樂衣冠掃地總盡元帝
過江是稱狼狽禮樂制度南遷蓋寡彝典殘缺無復舊章
軍國所資臨事議定旣闕明堂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
集其文以爲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
禮義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

士撰江都集禮只抄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爲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爲明証在臣誠實有疑陛下肇建明堂聿遵古典告朔之禮猶闕舊章欽若稽古應須補葺若每月聽政於明堂事亦煩數孟月視朔恐不可廢謹議

與徐堅問服制書

女子年幼而早孤其母貧窶不能守志攜以適人爲後夫之鞠養及長出嫁不復同居今母後夫亾欲制繼父服不知可否人間此例甚衆至於服紀有何等差前代通儒若

爲議論

唐魏鄭公諫錄序

蓋聞主聖於上臣忠於下非聖無以納忠非忠無以感聖逖觀前載罔弗由兹太子太師鄭國文貞魏公運屬昌期時逢叡后迺神迺武亟虛襟以待諫將之明之遂竭誠而薦讜事有必犯知無不爲故能契叶雲龍義均魚水成百代之模楷固一時之凖的茂躅宏規已備於青史片言餘論或漏於緗圖雖貞質自然無假於飾而高山仰止有欲增峻於是採聽人謠參詳國典撰成諫錄凡爲五卷亦猶

平仲春秋不遺其實錄宣尼家語兼敘其對問各爲題目列之如左唐尚書吏部郎中琅琊王綝撰

姚璹

璹字令璋贈太常卿思廉孫永徽中明經擢第累補太子宮門郎調露中累遷至中書舍人封吳興縣男武后臨朝歷夏官天官侍郎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事轉司賓少卿證聖初加秋官尚書復知政事以冬官尚書留守西京長安中聽致仕進爵爲伯官名復舊爲工部尚書神龍元年卒贈越州都督諡曰成

請卻大石國獻獅子疏

獅子猛獸唯止食肉遠從碎葉以至神都肉既難得極爲勞費陛下以百姓爲心慮一物有失鷹犬不蓄漁獵總停運不殺以闡大慈垂好生以敷至德凡在翾飛蠢動莫不感荷仁恩豈容自菲薄於身而厚資給於獸求之至理必不然乎

姚班

班贈太常卿思廉孫舉明經累除定汴滄虢豳等五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轉秦州刺史神龍元年累封宣城郡

公三遷太子詹事以諫節愍太子擢拜右散騎常侍遷祕書監先天二年拜户部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開元二年卒年七十四

諫節愍太子書

臣聞賈誼曰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箴大夫

進諫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臣又聞之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善言古者所以驗於今伏惟殿下睿德洪深天姿聰敏近代成敗前古安危莫不懸鑒在心動合典禮臣以庸朽濫居輔弼虛備耳目叨預股肱輒薦塵露庶裨山海伏以內置作坊工巧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不識輕重因爲詐僞有玷徽猷臣望並付所司以停宮內造作如或要須役造猶望宮外安置庶得工匠不於宮禁出入

再上節愍太子書

臣聞漢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齋高帝欄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王具劒環佩以過魏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劒佩而去太子使追還之謂曰珠玉珍玩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遺我賊經侯杜門不出臣觀聖賢經籍務以簡素爲貴皇王政化皆以菲薄爲德伏惟殿下留心恭儉靡尚浮奢臣愚猶望損之又損之居簡以行簡減省造作節量用度

三上節愍太子書

臣聞銀牓銅樓宮闈嚴祕門閤來往皆有簿歷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或恐姦僞之輩因此妄爲增減脫有文牒舛錯事理便卽差違且近日呂昇之便乃代署宣勅伏賴陛下睿敏當卽覺其姦僞自餘臣下庸淺豈能深辨眞虛望墨令及覆事行下並用內印印畫署之後冀得免有詐假乃是長久規模臣又聞之忠臣事君有犯而無隱明主馭下納諫以進德故書云有言逆於志必求諸道有言順於心必求諸非道伏惟殿下仁明昭著聖敬日躋探幽洞微窮神索隱事之善惡毫釐靡差理有危疑錙銖無爽

臣以庸謬叨侍春闈職居獻替豈敢緘默

四上節愍太子書

臣聞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故曰與善人言如入芝蘭之室久自芬芳與不善人言如火銷膏不覺而盡今司經見無學士供奉未有侍讀伏望時因視膳奏請置人所冀講席談筵務盡忠規之道披文摘句方資審諭之勤臣又聞臣之事主必盡乃誠君之進賢務求忠讜伏惟殿下養德儲闈以端靜爲務恭膺守器以學業爲先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雅誥既習忠孝乃成傳記方

通安危斯辨知父子君臣之道識古今鑒戒之規經史爲先斯乃急務至於工巧造作寮史直司實爲末事無足勞慮臣以庸淺獻替是司臣而不言負譴聖日言而獲罪是所甘心伏願留意經書簡略細事一蒙採納萬殞無辭尤降儲明俯矜狂瞽

豆盧欽望

欽望雍州萬年人累官越州都督司賓卿長壽二年拜內史封芮國公坐阿附李昭德貶趙州刺史入爲司府卿遷秋官尚書中宗還東宮拜太子宮尹進文昌右相同鳳閣

鑾臺三品罷爲太子賓客中宗復位擢尚書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安國相王府長史卒年八十贈司空幷州大都督謚曰元

請諒闇進膳表

臣聞孝子居喪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食之無算或粥或飯不能食粥者飯羹以菜可也又曰五十不致毀又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加以薑桂又曰若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教也竊以兩溢之米欲滿大升或爲飯粥隨性所嗜羹以助食年至五十不合致毀素

有疾又加酒肉食味不美調以薑桂此乃聖人制禮原父母之情不欲令孝子病毀不勝哀痛也自古聖人制禮如此殷勤大行則天遺制如此懇至今陛下三日視事聽覽萬機羣臣性命仰陛下存活三聖基業待陛下興隆伏惟聖年已登五十陛下緣在房州先患腳氣今在哀苦舊患更發又自今月二日已來唯令進倉米薄粥臣下驚恐不勝惶懼但倉米陳臭天下共知食卽動氣奈何陛下以五十之年抱積久之患奉累聖之緒承遺制之託上事宗廟社稷下養赤子蒼生故食動病之倉米不遵遺令之教訓

陛下縱自輕性命其柰七廟何其柰萬姓何臣等痛切之至謹述先聖制禮大行遺制伏乞少進美膳加以薑桂卽望聖體稍和舊患漸損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七十目錄

朱敬則 一

北齊文宣論

朱敬則

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咸亨中授洹水尉長安三年累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以老疾請罷知政事改祭酒轉冬官侍郎神龍元年出爲鄭州刺史尋以老致事冉祖雍誣奏與王同皎善貶涪州刺史改廬州景龍三年卒年七十五睿宗立贈祕書監謚曰元

請擇史官表

國之要者在乎記事之官是以五帝元風資其筆削三王

威事藉以垂名此才之難其難甚矣何以知其然昔平王東遷歷年數百齊桓之九合天下晉文之一戰諸侯秦穆遠霸西戎楚莊利盡南海禮樂人物闕爾無聞今之所存獨載魯史向者魯無君子記傳則遺雄霸遠圖必墜於地可不惜哉只如齊周小國之主尚能留意於史冊齊神武嘗謂著作郎魏收曰卿勿見陳元康楊遵彥等在吾目前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代聲名在於卿手最是要事勿謂我不知及文宣卽位又嘗勑收曰好直筆勿謂懼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又周文帝之爲相也納柳虬之說特

命書法不隱其志在懲勸如此伏以陛下聖德鴻業誠可垂範將來儻不遇良史之才則大典無由而就也且董狐南史豈知生於往代而獨無於此時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爾今若訪得其善者伏願曻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更超加美職使得行其道則天下幸甚

請除濫刑疏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彊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急戰人繁國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行於進趨變

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旣而鋒鏑已銷石
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大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
三代之禮以導之秦則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
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滎陽成
臯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効一奇惟進豪
猾之材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甫戢金鼓之聲未
息傷痍之痛尚聞二子顧盼雍容綽有餘裕乃陳詩書說
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
詩書對曰陛下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高皇默然是時

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方覺帝王之貴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收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複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卽晷漏難踰何十二帝乎亾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辭向畢芻狗須投淳化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捨況輕於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搆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峻刑名不能摧姦禁暴故置神匭以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

道助順無罪不除人心保寧無妖不戮以茲妙算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盡天人之秘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鑒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見幾而作豈勞於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詞流曠蕩之澤去萋斐之牙角頓姦險之鋒鋩

杜告密之源絕羅織之跡使天下黎民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魏武帝論

皇漢失圖綱漏讒慝賊臣承間搖蕩宸居宗廟焚燒天子播越於是九州幅裂四海横流釋位勤王天下雲集初平元年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劉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長沙太守孫堅等同時俱起以討董卓爲名然包藏禍心以暴易亂竊命矯

制結黨樹朋覬覺待時莫敢先犯唯魏太祖有汴水之戰孫討虜有陽人之師矣觀曹公明鋭權略神變不窮兵折而意不衰在危而聽不惑臨事决機舉無遺悔近古以來未之有也故梁國橋元南陽何禺皆云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雖復名微衆寡地小力窮官渡受圍濮陽戰屈然天下精明之士拓落之材趨若百川之崇巨海遊塵之集高嶽故有荀彧郭嘉邢禺程昱賈詡朱雲等或斂風長感或一見盡懷然後覽英雄之心騁熊羆之勇挾天子以崇大順扶幼主而顯至公旌賁

忠良芟夷叛逆神道輔德百姓與能武功赫然霸業成矣若乃獲魏种而有之高祖之封雍齒也降張繡而不怨光武之全朱鮪也感臧霸之言以成其氣重關羽之義抑而不追王霸之術也然後法令嚴峻賞罰必行惟材是求惟力是視縱夷齊滿路顏閔並居未暇存也救弊即可仁則未知且以術臨人力無餘地用智濟物迹若容身欲使蕩蕩元波涯而不竭飀飀薰風周徧草木元雲蔭而方雨黄葉衰而木落不可得也荀文若首豫經綸提挈草昧清神昭乎物表妙識出乎機先造我魏邦緊其是賴一言不合

五毒將施無詞寄文空器見志可不劇哉加以孔文舉與道翺翔盡忠漢室崔季珪天骨高爽志在扶傾豈大盜之所安也嗚乎欲盜之子見錦而不見人弭謗之君尤人而不尤已豈知羣鷗不下衆雀遙驚者乎故陰謀未洩天下已知毒志潛行忠良前懼何夔所以帶藥楊彪由是不出雲長受恩而不謝元德失箸而思奔席上無懷疑之人闔外少自信之士良可恥也固知曹公不能用天下之材成天下之務也昔周武之澤及昆蟲不能感食薇之士漢高之功濟草木未能屈歌芝之賢猶且遂其孤貞容其怨讟

況功未半古德異樂推遭神器之流離問寶鼎之輕重欲使庶人不議寧可得乎翻乃疾走惡迹掩耳畏聲讐匹夫忿平素殺桓邵斃婁珪道路以目天下鉗口豈不惜哉楊德祖才雖清秀志非遠圖託事行誅死非其罪司馬懿雄材大度勇而有謀審其狼顧知而不翦若言天意也則吾未知若言人事也其智安在故知忌小怨而忘遠圖料目前而忽身後豈所謂旁求哲人俾輔後嗣者哉或問曰天厭漢德海內分崩三雄鼎立俱受眷命乃至控御豪傑削平區宇英圖遠算何者爲先君子曰孫仲謀藉父兄之資

負江海之固未敢爭盟上國競鹿中原自守未餘何足言也蜀先主抱英濟之器無角逐之材遠竄荆蠻畏曹公之神武奄有庸蜀乘劉璋之政衰國小人夷風頹俗陋山川險隘巽峭函之奧區江漢通流殊河洛之朝市豈得抗衡中夏齊足當途乎前賢易地之談全是不關胷臆且夫度德而處量力而行劉備豈薄先王之舊居輕齊魯之故俗若泰伯之適吳越孔子之入九夷哉蓋不得已也是知才雄者地廣國大者兵强地既由才才寧可易也

晉高祖論

王業不同其來尚矣若乃待辛癸之禪湯武不得稱仁要西伯之資高光無由濟世或寧亂以得志或興禍以取威遭遇雖殊天命一也宣帝聰豪明允博學洽聞敏而好謀寛而能斷其未得志也服勤王事夙夜在公知無不爲蒭牧必履取信嚴主所謂能臣也及勳德日隆雄材漸著權略不世合變如神受命崇華竭股肱於明帝忍死嘉福遂無君於沖人所謂姦臣也及内難既平外寇斯殄威力翕赫指麾風飛遂乃臨神器以徘徊戮公族以顧望雖大業初構人望斯存若格以名神請罪不暇歸諸天命則前代

有辭美哉未盡善也且成湯之在夏世行仁以動諸侯文王之處殷朝好讓以懷鄰國高祖以豁達容物光武以長者得人未有專仗陰謀每行詭計寄何晏以鞠獄示李勝以謬言請戰以見威指水以表信乞襦不與懼有陳恒之譏封墓釋囚不嫌武王之事媿情負理掩耳避聲狼顧以噬魏人狐媚以取天下亦前史所醜也

宋武帝論

蓋聖人不能為時亦不能失時歷觀帝王之祚未有不因人墜塗炭而得志或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是知秦有閻

趙之隙漢罹莽卓之災晉由曹氏之專宋實桓元之篡始得奮其智力救此倒懸陳浞羿之辜問滔天之罪況劉裕天錫神勇雄略命世不待借思漢之謳未暇假從周之會同盟二十七願從一百人雷動朱方風發竹里龍驤虎步獨決神襟長劍一呼義聲四合蕩亾楚已成之業復遺晉久絕之基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雖古人用兵不足加也至乃網羅俊異待物知人動必應時役無再舉西盡庸蜀北劃大河自漢末三分東晉拓境未能至也或問前史云克敵得儁奇迹多於魏武此確論乎君子曰得儁雖多前非

大敵若乃黃帝斬蚩尤高祖制項籍光武抗尋邑曹公挫本初此是奇迹也至若慕容超政不在躬奴僕下品姚泓宗枝猜貳借手於人盧循祆寇之餘譙縱新造之國因釁取亂何足可稱至乃潛算樽俎之間明見千里之外揣機料日不爽錙銖亦古之志士何以加焉但禮樂文明日不暇給垂風邁德盛所未能人望不逮於建安天命乃光於魏武又問曰棄德非道捨舊無親有宋功臣多不及嗣豈理須然乎請聞其要君子曰且夫奸雄者非淳德之稱謀勇者乃果決之辭故昔之同盟擬覆前敵故無材不露無

心不披譬若同舟遇風寧有隱哉及高鳥盡狡兔死其材能我之儔也我非積行累能彼之知也思己之所行恐彼之已叛是以雄猜內發釁兆易萌韓彭以之葅醢劉葛由之覆亾然則高談堯舜之道不忍論桀紂之行思燕齊之血食見漢宋之不仁故尉繚畏秦王之屈節范蠡識勾踐之忍人綺季不出於商山嫌漢王之侮慢嚴光潛形於草澤知劉秀之未宏有旨哉又問曰宋祖入關老相駕馬赫連畏逼姚氏淫昏中原士庶恥爲臣妾王師衆整頗有禮焉所以扣馬攀車請住關右宮室陵寢是大漢之遺蹤關

山重復乃有周之長世人與不取違衆獨歸昔項籍見西於韓生宋高又失於父老其旨可得聞乎君子曰論項即非在劉爲是以項王之材天下可以力制人心可以勢奪因宮室之嚴守山河之固此九州之上腴何彭城之足算劉裕家本江南全軍遠克未能制命夏魏施號秦涼雖曰關中實是邊地鞭長不及馬腹風末不闕二十六字王買德曰貪歸受禪所留不過愛子待歸一舉而可取卒如其策智士哉

北齊高祖論

昔張讓段珪濁亂天下漢召董卓將顯其誅竟有小平之奔曹氏因之乃創霸業鄭儼徐紇點辱皇猷魏收爾朱榮欲洗濯宮掖遂至河陰之禍齊人藉此用承明命故曰亂者理之源機者命之兆不可失也神武崖岸高竦器宇深沈望之儼然風塵自遠聽之逾厲雷霆或鬪至乃足踐列星聲振原地赤色映園焦之外青闕一字立旅宿之門漢高由之自負徒屬以之增畏此所謂歷數在躬推之不可去也於時魏德已衰羣胡得志孝莊殞於虜手節閔縶於凶徒義士痛心壯夫瀝血結黨求同盟之會仗劒想勤王之

師者往往而聚焉所以因天下之心覽英雄之議以普泰元年六月建旗於信都以討爾朱兆爲名當時趙魏之豪有高虔邕高敖曹封隆之李元誠盧文偉崔祖螭等盡其死力蓋代之傑有尉景段榮彭樂竇泰匹婁昭薛孤延等共其奔走然後數亂常之罪顯安忍之辜發義帝之喪三軍縞素承傕汜之逼萬里同心莫不精勇感人神雄略出天地檄詞未草聲已馳於賊庭王誅欲加命乃懸於鬼籙但犬羊四合犄距千羣大戰韓陵然始得志既而龍驤虎步高下在心開幕府以臨外藩分腹心而統京邑雖生我

者父母立我者高王既懷震逼之威易爲苞刺之說周鄭交惡衍殖構氛邀歎畏讒遂起晉陽之甲襄王失據乃有居氾之悲雖表數相仍公怒未怠紫宸不可久曠丹穴難以更燻遂應飛來之謠乃議遷都之便關西河北翦爲寇讎天平永熙便成敵國於是疆埸大駭鉦鼓相聞邙山之師杖馬捶而自免沙苑之役跨驟馳以遁歸勝負相參波瀾不定豐功厚利各有可觀者焉昔魏祖西征中道不豫晉景南伐迴兵乃殂此並業未半而意窮功垂成而景促是以留連末命委曲臨終不可盡也尋高祖其辭魏帝之

表可謂其言也哀顧太子之言可謂其事也盡方諸前代各一時也若乃推誠與人懷舊不捨擇子如之蝨看尉景之肱喻高昂於肝膽委侯景於半體此明達也牽馬麥田不飲社酒此嚴斷也放李穆之歸使其富貴感虎兒之對以勸事君此宏量也故能廢立雖多不失臣節兵鋒屢折人望猶存即與夫孌賈充忌荀或不同時也

北齊文襄論

神武云日爲我蝕今死亦掩覿其和勑勒之歌哀來何極覽太子之色仍有別憂此豈悲促齡而怨昊蒼哉但强寇

在鄭奸臣不附以此爲恨也文襄克纂丕基堪負大業追成曩志不忝遠圖故能委任紹宗外平侯景借假貞節内察權豪沙汰衆流釐正羣務紀綱具舉朝野肅然况乃嘉思政之忠遥接其手寤陸生之直更賞其能此亦可稱也且夫爲人上者當不忝威儀慎惜名器先王以之革弊達人因此垂風是故立其章程明其限節水火可蹈禮教難踰今天蔭甫傾洪基靡構國有大難未可三年不言高宴後園豈得一朝盤舞此不慎爾儀也若乃命天子爲癡人比尊名於狗腳恨崔㥄之語不念元勳忿孫騰之儀寧思

佐命此不惜名器也加以任情蕩思率意以之紅綺如花妖顔若玉決池而弄淫女下獄而罪貞姬叛高愼於洛陽幾傾其父蒸鄭妃於内寢乃繫乎親詩曰人而無儀胡不遄死此之謂也嗟乎楚莊絶纓不顯婦人之節鄭人獻捷尚禮南冠之賢所以盡俘囚之材得醉者之力今者陷孝籌之罪賞王儀之心拒蘭欽之慈專諸之劔非不幸也

北齊文宣論

文宣承父兄之資據已成之業屈奇不測内剛外柔屬變起不圖禍機竊發臨事而懼警而後行故使逆黨無遺凶

徒必盡自得政二世樹恩百寮司馬公之養汝只在今日
陳桓子之好施惟取一時由是腹心不散勳貴自隨大會
晉陽共敘哀酷神彩英颺風調清閑既而人固難知始推
天授故曰今日左僕射不減大將軍由是感光祿之言不
俟終日聽倉丞之諫理故無歸然遠邇之心赫虎之變爪
牙夙將帷幄舊臣足使鄰國寢謀殊邦側席況屬梁運道
銷江淮家無闕周室厭關函谷封泥故得北柔沙漠之陲
東懐遼海之際政尚明直時實豐盈膏澤始流菁英已竭
中山迫於漢獻高洋劣於魏文但禮樂未施冠履不假高

論王道此實多慚或問曰夏桀無道殷辛虐政舉烽而求一笑擊鼓而飲三千雖曰荒淫未窮鄙穢猶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皇天震怒命我文考今者顯祖狂昏中酒而作莫不手自支解躬行刺斫大集娼嫗爲笑目前廣命宗親聚麀座上鄴城無自保之客當軒有供御之囚或醫行以罵衆寮或擘尻以示羣下加以土木不息金鳳臨雲徵斂日增長城千里仍得快樂世以保又豈天地不仁降災萬姓民之多僻適與相逢岐路無歸我心如醉此即甘酒嗜音之談蓋成虛論三風十愆之說併是高談君子曰源深

者流長德盛者祚遠曆之汰雖著書之德在人齊神武伐暴勝殘有大功於天地其嗣雖復失道仍未殛於神明故書曰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是也問曰神武之初基實多佐命文宣應籙共匡霸圖其間文武高材略不世出風流名士拔萃逸羣屬主暴政荒時艱路澁未有裂裳遠竄行從近關聞者尚足動心遇者曾不驚慮此復何哉君子曰達人之道布在方冊顯晦之迹理同可尋若乃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者則仲尼去衛夷齊讓國清風長流高節遠列固絕倫矣其次則南山之叟東門之賢范蠡泛江湖尉

繚去城市此又見幾而作也亦有貞不絕俗隱不違親冥默園林卷舒人事八月羊酒聘之而不來四時束帛徵之而不屈亦可與語上矣過此以往何足言哉良爲道喪已久廉恥不追崩騰闇主之朝淪没驕君之世何足怪乎悲夫嚴尚旣歿誰與爲言俗物滿塗彼衆我寡俾將來之不昧知其意焉